

◀ (上接8版)

书中还钤有“妙觉寺常住日典”的朱文印,可知此书原为京都日莲宗妙觉寺的旧藏。在室町时代,妙觉寺就已经以崇尚学问知名,日典(1401—1463)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另外还在这家书店里挑中了清代徐士业刊本《三字经训诂》,为涩江全善(1805—1858,号拙斋)、森立之(1807—1885,号枳园)、吉田澄夫(1902—1987)递藏本。涩江全善与森立之同为江户时代末期的医师,两人潜心研究汉籍,是著名书志学者,也是《经籍访古志》的主要作者。《经籍访古志》广泛著录了当时日本所见的汉籍善本,是江户时代书志学集大成之作。吉田澄夫是日本语语言学者,这册书上钤有“弘前医官涩/江氏藏书记”、“森氏开万/册府之记”、“吉田/澄藏”朱文印,即他们各自的藏书章。

付款的时候,因为《文章正宗》品相极为破旧的原因,店主将这本书作为购买《三字经训诂》的附赠品送给了我。这册元末明初的残本是我目前的藏书时代最为古老的藏品,居然是免费得来,书缘这种事情,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最近我购得一套明代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书品不佳,虫损尤其严重。吸引我买下这套书的原因是《诗归》谭元春序末,有一行墨笔题识“丁亥冬使燕,携赠季氏善之”。在《诗归》正文第一页上,又有“丁亥冬使燕,携赠家弟善之”的墨笔识语。这两句识语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丁亥朝鲜燕行使李心源所录。李心源购得此书之后,携归以赠其弟李性源(字善之)。李心源字宅之,著有《丁亥燕榷录》,其二月初一条有在燕购书记,云《古唐诗归》一两五钱。

《古唐诗归》是《古诗归》、《唐诗归》的合称,也简称为《诗归》。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书,就是当年李心源以一两五钱的价格在北京购得后,记录在《丁亥燕榷录》中的《古唐诗归》。古籍不仅记录着历史与文献,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藏书之所以深深地吸引着我,大概也有着这样的原因吧。

### 古籍影印,注意到一些细节会更好

文汇报:您主持过古典研究会会丛中《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影印出版,为其撰写解题。可否结合研究经历,谈谈古籍影印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芳村弘道:随着技术的发展,古籍影印变得更加便利,方

式也更加多样化。比如珂罗版的影印方式,能够印制出没有网点的印刷效果,但也存在着成本昂贵、成品数量少的问题。京都的便利堂是日本现存唯一一家拥有彩色珂罗版工作室的印刷公司。古籍影印的话,如果能注意到一些细节会更好。比如原书封面的材质与色彩,对于了解古籍装帧很重要,遗憾的是,这一点很多古籍影印本没有体现出来。此外,有些古籍影印本并非按照原书尺寸影印,而是采取了缩印的方式,那么原书的尺寸多少,版框尺寸多少,这些数据也需要在前言后记中用文字记录下来。

文汇报: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其一为《王忠愍公遗墨》,其所用的底本也是先生的私人收藏。可否请先生具体介绍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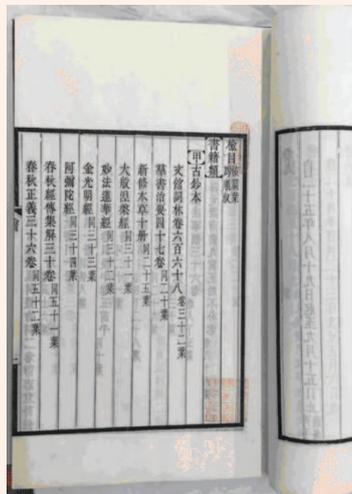
芳村弘道:王国维先生辞世后,其友人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应书商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之请,哀集王国维与日本学者如铃木虎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唱和诗文、往还信札凡廿种,题名为《王忠愍公遗墨》,交由小林忠治郎以珂罗版的方式影印出版。关于这部《王忠愍公遗墨》的情况,有赵万里先生为撰提要,叙述源流甚详。

《王忠愍公遗墨》为非卖品,印成后仅分诸同好,故此印数不多。我先后在书店中购得两部,因此把复本之一赠送给王国维先生的曾孙王亮。得知王亮将之作为底本影印出版,我也非常高兴。1927年,王国维先生于昆明湖自沉。消息传到日本后,他的友人们编集影印了这部书,用存缅怀之意。如今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赠予王亮的那本是我第一次购得的,后来我又觅得复本。两书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印章不同,之后购得的《王忠愍公遗墨》上,有“伊漱/平藏/书记”。伊漱平即伊藤漱平(1925—2009),曾任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教授,作为日语版《红楼梦》的译者而广为人知。这本书是伊藤漱平先生的旧藏。

文汇报:为什么伊藤漱平的印章里,把名字写成“伊漱平”,姓氏少了一个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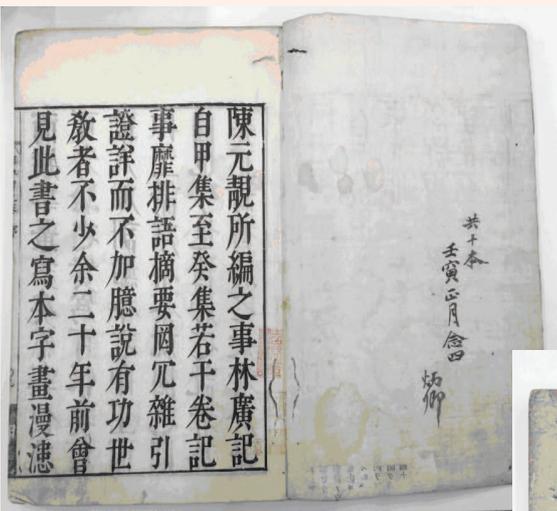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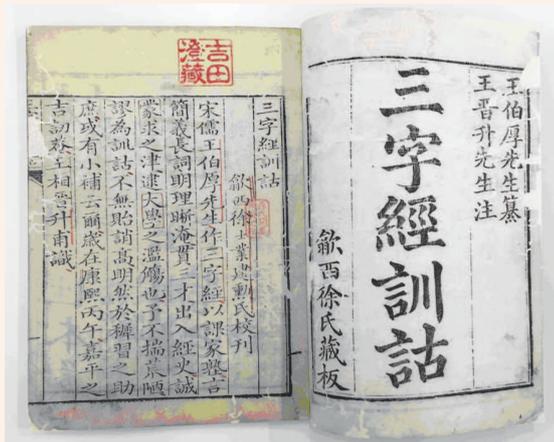
芳村弘道:这种情况被称作“修姓”,将四字的姓名省略一个字,成为三个字以后,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名字。“修姓”多见于日本汉学家的笔名之中,比如刚才提到的《三字经训诂》中,吉田澄夫的印章“吉田/澄藏”印,也是同样的情况。

(杨月英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靳春雨为立命馆大学文学研究科人文学专攻博士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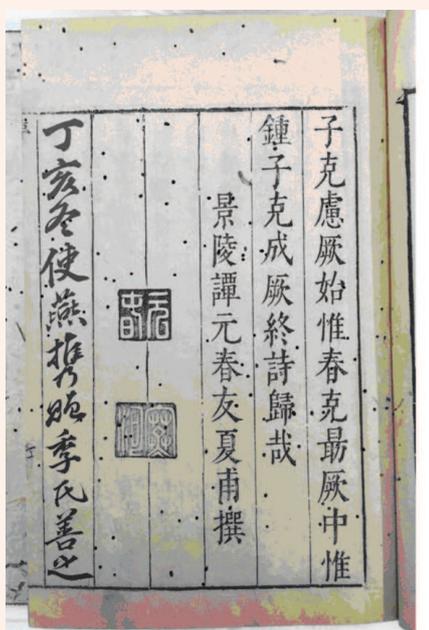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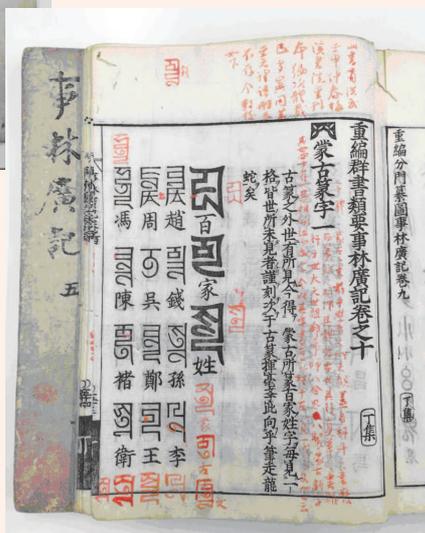


◀董康旧藏本《书舶庸谭》书影

▼《三字经训诂》书影



◀内藤湖南旧藏《事林广记》书影



▲《古唐诗归》书影

▶《王忠愍公遗墨》书影

